

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

盘龙擎天

下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上官鼎

著

58

97

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盤龍擎天下

(台灣)上官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盘龙擎天/上官鼎著,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1999. 4
(上官鼎真品全集)
ISBN 7-5396-1839-6

I. 盘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0842 号

盘龙擎天(上、下)

[台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闻 一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0

插 页:2

字 数:450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839-6/1·1718

定 价: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武

俠

經

典

第七章 错点鸳鸯

武当一子与独凤女到了半壁之后，叶君虎在马上一揖道：“晚辈因背有太上神君，不能为礼。”

武当一子笑道：“免了，我们快走吧，一柱峰附近魔道高手汇集，均欲谋夺太上神君，以获取‘紫云宝录’。”

话声甫落，一阵响箭，由三人头顶疾射而过，呼啸之声，刺人耳鼓。

叶君虎一拍大宛神驹，便向峰下泻去。师徒二人亦紧随而行！

刹那间，翻下群峦，来至黑龙江畔，举目一看，江上静悄悄地，一无舟船！

叶君虎眼望江水，不由暗忖道：“我得先过河去，免得被他们追上。”

思忖间，倏然胡哨声起，一群黄衣人由林中闪出。

为首之人，正是葱岭枯叟，只见他手掂着一节枯木，凶狠狠地逼了过来，在他身后亦跟着一个背剑的中年汉子。

叶君虎举目一看，他，正是毒剑客。

武当一子扬声一笑道：“葱岭枯叟也来了一柱峰么？”

葱岭枯叟几声怪笑，一指叶君虎道：“武当道友！快叫

他将太上神君留下。”

武当一子哈哈一笑道：“太上神君早已僵硬，你要他何用？”

葱岭枯叟暴喝道：“叫他留下！”

说罢，步步朝叶君虎逼去，眼露凶芒，杀机毕现。

武当一子一柄长剑，挡在叶君虎面前，道：“贤侄快走！”

独凤女亦急道：“虎哥，快走嘛！”

叶君虎迟疑道：“你们呢？”

独凤女一跺脚，道：“这里不用你管啦！”

武当一子一看眼前形势，略一沉思道：“凤儿，事不宜迟，你随叶君虎快走，在死谷相候。”

叶君虎不敢怠慢，心知有武当一子前辈断后，而凤妹又会施“虚元踏波”。当即一夹马腹，大宛神驹一声雄嘶，四蹄一荡，便向江中跃去。

只见浪花疾溅，白浪滔天，大宛神驹鼓浪直往前行。

独凤女乍看叶君虎如此雄姿，芳心喜不自胜，向师父福了福，便展开“虚元踏波”绝学，向江中跃中，尾随在叶君虎之后，如飞过江。

这种奇异的神功，使葱岭枯叟大为吃惊，楞楞地呆立当场。

武当一子一振手中长剑，喝道：“请！”

葱岭枯叟闻声方始警觉过来，一抖手中枯木，招出“泰

山压顶”，疾快绝伦地朝着武当一子兜头劈下。

武当一子劲出“混元真气”，手腕微抬，长剑疾挑。

咣啷一声，顿时金星乱送，枯木长剑各被震开。

葱岭枯叟抖起枯木，横扫直搦，卷起股股怪风，威势确也惊人！

武当一子眼看叶君虎及爱徒已至半渡，蓦见一侧半里之地，一群黑衣人拥出，他们俱都扛着一根圆木，抛至黑龙江中。

刹时，每根圆木之上，跳上一名壮汉，一声胡哨之后，长篙一动，随即掌推澎湃，直向对岸冲去。

这些人一出现，连葱岭枯叟也是一惊，立刻停止了与武当一子的打斗，一声怪叫，由林中推出五艘兽皮尖舟。

刹时，葱岭枯叟便率着跟随之人，跃上兽皮尖舟，飞快地亦向对岸冲去。

武当一子连忙还剑入鞘，正待跃入黑龙江，蓦地一声梵唱，一个灰影疾快若飞地由峰上闪了下来。

武当一子一抱拳，道：“古木道友。”

古木大师合什一笑道：“这事唯我少林与你武当合力抗拒，看能否驱退各派，救回太上神君的生命。”

武当一子道：“我当尽力而为！”

两人相对一笑，便各展“踏水如萍”神功，借一叶之力，向黑龙江南岸奔去。

甫至江中，只见北岸五艘兴安堡的大木船，在众人摇橹

疾追之下，也如箭冲了下来。

顿时黑龙江上圆木、尖舟、神驹、大船，蔚为奇景，使人叹为观止。

叶君虎和独风女疾快地跳上江岸，回头一看，后面追兵如蚁，只不过相距半里之遥，不由心下大急道：“风妹，我们快走。”

独风女亦焦急地道：“虎哥，我们往死谷去！”

叶君虎迟疑地道：“我不知死谷在哪？”

独风女一笑道：“呆子，我领你去嘛！”

是以，独风女单足轻点，嗖的一声，跃上大宛神驹，坐于叶君虎之前，扭头一望叶君虎道：“虎哥，走吧！”

叶君虎无可奈何地单手搂住她的纤腰，双腿一夹，大宛神驹便风驰电掣地绝尘而去。

翻山越岭，不住驰骋，好容易在群峦之中，找着那神秘的死谷。

谷口松林密布，由谷内渗出股股白烟，腾腾的热气，将谷口掩住。

两人越过松林，通过温泉，朝谷内奔去。

叶君虎举目一看，谷中不过亩许大小，中间有一个小溪，白烟腾腾。四周谷壁高耸，滑不留足，武功再高，也难攀得上。

观望间，蓦地一道灰影直掠而至。

独风女一声娇叫道：“师叔！”

叶君虎一看是道清子前辈，连忙一揖道：“晚辈叶君虎给前辈请安！”

道清子哈哈一笑道：“你俩真是命大，三番两次均能履险如夷，如今看来，似比前又精神多了。”

叶君虎正待谦逊几句，独凤女连忙插言道：“师叔，他已将太上神君救出来了。”

道清子闻言一愕道：“在哪？”

独凤女娇笑道：“在他背上！”

叶君虎连忙翻下马背，解开阿尔天母，将太上神君放下。

道清子不由皱眉道：“一代武林宗师，落得如此惨境，真使人痛心。”接着便对叶君虎二人道：‘我们快把他扶进洞去吧！’

三人扶着太上神君，来至死谷之洞，洞口一片青松，挡住视线，但洞内却异常光亮干燥。

约莫盏茶时分，洞外又钻进两个人来，正是武当一子及古木大师。

三人跟古木大师见礼之后，只听古木大师笑对叶君虎道：“慧通长老乃是我少林当今掌门师兄，如此冒险犯难，救出太上神君，实乃我少林之光。”

叶君虎闻言，不由悲蹙地道：“师叔，我师已被……”

古木大师摇手道：“不要说了，大师兄之事我最清楚，但掌门人有他的苦衷，贤侄还是不要过份悲蹙，一切上天自

有安排。”

武当一子与道清子研讨过太上神君病情之后，不由皱眉道：“他呼吸微弱，全靠‘延寿丸’延续生命，十日一过，恐难活命。”

古木大师拿脉一阵，沉思良久道：“闻说天山雪岭之上，长有‘万年雪参’，可提神补阳，起死回生，只可惜天山距此数千余里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”

叶君虎闻听此言，忙道：“师叔，我愿去天山将‘万年雪参’取回。”

古木大师略一沉思道：“好吧，你就去试试看，速去速回。”

叶君虎自愿远去天山，独凤女心中好生不愿，当即娇声说道：“我也去！”

武当一子连忙阻道：“傻孩子，天山千里迢迢，虎儿有匹千里神驹，想来六七日内必可返回，你若同去，岂不碍事。”

这样一说，她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叶君虎，无可奈何。

叶君虎说走就走，正当辞别三位前辈及凤妹之际，蓦听大宛神驹在洞外一声长嘶。

几人闻声知警，连忙闪身而出，果见死谷中，已闪进葱岭枯叟及毒剑客。

武当一子对叶君虎道：“赶快去吧，我们几人合力决能守得住这死谷之洞。”

叶君虎点头应是，晃身上了马背，与独凤女摇摇手，双腿一夹马腹，大宛神驹希聿聿一声长嘶，四蹄荡开，朝谷外闯去。

葱岭枯叟一振手中枯木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大宛神驹后腿一弹，身形凌空浮起，由他头上一跃而过。

古木大师哈哈一笑道：“葱岭枯叟，你尽管冲着老衲来吧！”

葱岭枯叟亦哈哈一笑道：“难道老汉就不敢找你么？”

说罢，一抖手中枯木，便要上前，蓦地黑影一掠，一个黑衣人疾闪而至，止住了葱岭枯叟道：“别忙！”

葱岭枯叟扭头一看，见是暂掌兴安堡，来历不明的二龙王，他背后跟随着红发老怪及断臂的假道人。

二龙王拦阻了葱岭枯叟后，掉头对古木大师道：“太上神君被黑虎帮抽筋剥脉，弄成僵死之身，全仗我兴安堡以特制的‘延寿丸’，延续其生命，如你不把他交出，难活十日，此责你担得起么？”

古木大师神色自若地道：“你放心，如太上神君十日内死了，我少林负责。”

二龙王续道：“这不是负责不负责的问题。骷髅藏秘图居中的那一份，唯他知道，如不叫他说出宝藏位置，那武林绝学就将永沉地心，如此各派利益丧失，而武林损失之重，其责你少林能负得了吗？”

古木大师哈哈一笑道：“兴安堡跟谁分利益来？那另外四份‘骷髅藏秘图’是被谁劫去？”

二龙王面色一红，奸笑几声，对葱岭枯叟道：“葱岭掌门，你看怎办？”

葱岭枯叟皱眉挤眼地道：“你我两家联手，将太上神君抢出，共取‘紫云宝录’，你看如何？”

二龙王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使得，我们一言为定。”

武当一子闻言哈哈大笑道：“兴安堡与葱岭联合，能将武当、少林击败吗？妄想之谈，还是趁早回去吧！”

二龙王闻言心中一愕，暗道：“少林、武当向执耳中原武林牛耳，岂可小觑。”

思忖间，倏见一个书生模样之人，闪至二龙王之侧，阴阳怪气地道：“黑虎帮与兴安堡唇齿相依，想来少不了我黑虎帮吧？”

说话之人正是阴阳书生，他话声刚毕，侧面又闪出一人道：“我黑虎帮帮主坐关期中，你兴安堡劫走‘太上神君’，如今若能联手夺回，利益大家公沾，前嫌尽弃，你看如何？”

二龙王本极不愿，但在用人之际，当即一笑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，盟约就算成立。”

葱岭枯叟一看自己这边已有了六七个顶尖高手，想来对付他们四人是毫无问题的，是以一笑道：“既然盟约已定，我们就动手吧！”

古木大师哈哈一笑道：“汝等如自信能打进死谷之洞，

不妨齐上吧！”

说罢，便领着几人走进死谷之洞。

葱岭枯叟眼看他们隐于青松之后，便对二龙王道：“我们是硬攻，还是智取？”

二龙王嘿嘿一声奸笑道：“三派之中，以葱岭为长，你拿主意吧！”

毒剑客知他话中有因，连忙插言道：“兴安堡善施‘白狼毒烟’，我看不如就用毒烟将他们逼死洞中。”

二龙王略一沉思，嘿嘿怪笑道：“兴安堡之毒，尚不及黑虎帮，如黑虎帮愿以‘硫磺毒砂’制敌，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”

阴阳书生嘿嘿怪笑道：“二龙王不要太过谦逊，谁不知兴安堡在各方面均高人一筹么？”

几人都在推辞，谁个不知洞里之人，一个是少林掌门师弟，一个则是武当第一剑客，若硬打猛攻取胜，少林武当尚无话说，如果暗算成功，两派岂能罢休。是以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愿冒这个大不韪。

葱岭枯叟哈哈一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把住阵角，老汉先去硬攻了。”

毒剑客待阻不及，葱岭枯叟扛着一根枯木，身形一闪便落于青松之上，身形一沉，往洞内望去，只见一片漆黑，正待闪身入内之际，倏地一道掌风，疾撞而至。

葱岭枯叟连忙掌一扬，只待把击出来的掌风封住，詎知

洞中劲道倏地加强，已成不可阻挡之势。

虽说葱岭枯叟武功了得，也不敢自信能挨得这狂涛之劲，是以，身形往后疾仰，借掌势往洞外青松中疾闪，嗤嗤声响，他枯脸瘦骨之上，扫了不少伤痕。

葱岭枯叟一被扫出，洞中顿时传来哈哈几声朗笑。

毒剑客连忙扶起葱岭枯叟道：“我们稍待，还是智取吧！”

二龙王一看葱岭枯叟被掌风扫出，那种狼狈之像，不敢再试锋芒了，是以扬声对洞中的古木大师道：“太上神君只有十天好活，我们就守上十天，如果死了，咎由自取。”

说罢，他便率红发老怪及假道人悄悄地退了回来。

阴阳书生亦陪同铁钩独龙悄悄地离开洞口，趁人不注意之际，隐于暗处，伺机而动。

两派之人一退，葱岭枯叟一琢磨眼前形势，暗道：“这三派之人，明里联合，暗里却在勾心斗角。”当即冷笑一声，也就退了。

古木大师一闻众人退去，连忙走出洞口，一提丹田之气，道：“此乃死亡之谷，今晚谁敢再进谷来，必赴鬼域。”

刹时，死谷中便沉静下来，一如平常。

且说叶君虎冲出死谷穿过草原，正过松花江之际，不期在江干碰着了霹雳少侠沙梦。

这时沙梦正骑马于松花江，倏见大宛神驹驰至，当即拔剑横于江干，怒目楞视地盯着叶君虎。

叶君虎一看冤家路窄，又在此相逢，当即拱手道：“少庄主，前日得罪，望其原有！”

沙梦前仇未消，又挨爹爹一记耳光，更是怀恨在心，当即冷笑一声道：“偷马贼，少庄主再跟你斗上二百合。”

叶君虎连忙施礼道：“在下急事在身，哪有闲暇与你相斗，就算我输吧！”

沙梦不由大怒道：“鼠辈，你装什么蒜，快下马来！”

叶君虎听他出言不逊，亦即大怒道：“难道我真的怕你，看少爷来教训你这狂徒。”

说罢，嗖的一声跳下马来，立即拔出屠龙刀，寒芒一闪，便向沙梦欺去。

沙梦平时眼高于顶，傲慢成性，因叶君虎而使他自信全失，在庄人面前丢尽了面子，故此把他恨之入骨，是以一抖手中霹雳剑，便与叶君虎对拆起来。

叶君虎是采速战速决，是以一上手立将菩提玄功贯于刀尖之上，距离刀尖三尺之遥，便起了一股伤人的寒气。

沙梦亦展开平生所学，如风如缕地朝叶君虎猛攻。

叶君虎屠龙刀招走“屠龙斩凤”，直向沙梦胸前递到。

沙梦立即仰身缩腰，左脚一点，霹雳剑上拂冥苍，将叶君虎刀锋阻住。

叶君虎随即左腕一抄，右手刀芒划了个大圆，接着施出“分柳拂花”之式，向他腰际削去。

沙梦见他险招一出，不敢稍懈，扭身疾转，右手执剑横

挡，左手疾快地递出一掌，由下而上，劲风乍起，叶君虎连忙撤招而退，左掌一推，立即还以颜色。

两道劲力一接，轰隆一声大响，江干之上溅起无数泥沙。

沙梦被菩提罡气震得后退了一步，方始拿棒挺剑之际，叶君虎已然又欺身而至，屠龙刀直向他面上斩去。

沙梦悚然撩剑一挡，一个“鲤鱼乱跳”，向后直仰。

叶君虎趁隙推出一掌，一道雄浑的掌力，直往他胸前撞去。

沙梦凌身空际，运功不及，被菩提罡气一撞，噗通一声，落入江中。

叶君虎哈哈一笑，还刀入鞘，身形一跃，跨上大宛神驹，摇手一摆道：“承让，承让，了不起的霹雳少侠。”

放声甫毕，正待拍马驰去，倏听一声娇叱道：“站住！”

叶君虎扭头一看，见龙女骑在白驴之上，杏目圆睁地怒视自己，不由一愕。

龙女小嘴一嘟道：“你两次欺上黑石庄，未免太小看人啦，下马。”

她说得声色俱厉，叶君虎不觉俊面一红，讪讪地道：“沙姑娘不要误会，我不过路过这里，你兄逼我相斗，只不过出于无奈而已。”

龙女叱道：“废话，我明明看见你无故把我哥哥打下江中，还想抵赖，快下马吧，姑娘与你战上百合。”

叶君虎连忙拱手道：“沙姑娘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何苦与我相斗呢？目前我确有急事在身，不能奉陪了。”

说话间，沙梦已由江中爬起，拾回霹雳剑，大喝道：“姓叶的，少爷跟你拚了。”

说罢，一振长剑，气乎乎地又扑了过来。

叶君虎不愿耽搁太久，立即双腿一夹马腹，大宛神驹一声雄嘶，跃入江中踏波疾泳而去。

沙梦在岸边气得直跺脚，眼睁睁地看叶君虎骑马过江，自己颜面丢得干干净净，急得差点眼泪都掉了来。

龙女一声娇叱，随后亦拍驴踏波而过，半江中扭头对沙梦道：“哥哥放心，我非把他捉回来给你出气。”

叶君虎过了松花江，大宛神驹四蹄疾荡，翻过大跳岭越过蒙古草原直往天山飞驰。

他连夜马不停蹄，飞趲电行。

龙女骑的白驴，亦是日行千里之数，在后紧追不舍，眼看叶君虎踏上草原，穿过大戈壁，亦未追上。

她不由心发急，已有两天两夜未休息了，身体疲乏至极。

这日刚过大戈壁，弄得满身风沙，见寒暑骤变，蓦地一声尖叫，便倒于山道之上。

叶君虎正疾往前行，倏闻尖叫之声，扭头一看，只见半里之外，一匹白驴气喘吁吁地不住急转。他连忙拨转马头，赶了过去，一看龙女倒在地上，不由一愕，暗道：“她为什